



蜀地煊热,虽立秋已久,空气里仍挤不出一丝凉意。我在小区里漫步,逐渐心烦意乱,像只困顿在玻璃屋里的苍蝇,四处碰壁,感到穷途末路。一颗果子轻砸在头顶,又掉落地上,滴溜溜滚出丈许才停住。我追踪过去,俯身捡拾起来,细细一端详,发现是一颗喜树果。它球状的果实呈黄绿色,因从高空跌落,香蕉形状的蒴果掉落了几颗,规整的圆形有了缺口。但它仍让我欣喜,捧在手心里,轻轻拂去果实上沾惹的尘土。

我是多久没见过喜树果了。十年,还是二十年,恐怕快有三十年了。儿时在乡下婆婆家,曾与喜树是亲密伙伴。那时婆婆村里祠堂旁,左右两边有两棵高大喜树,它们相对而生,枝叶在空中相连。婆婆说两棵树是一同栽种的,栽种时一般大小,长成后,却一棵雄壮伟岸,一棵秀丽端庄,像一对恩爱的夫妻树。微风轻拂,它们枝叶互相照拂,我相信,它们的根茎在地下,也一定紧紧相连。那时喜树果是我们的玩具,我们会一瓣一瓣扯下它香蕉形状的蒴果,看着它如秃子脑袋般的果柄嘻笑不止。天知道,那有什么好笑的,却让我们乐得前仰后合,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。

我捧着喜树果抬头张望,寻到一棵高大的喜树,不,是两棵。离它咫尺之远的地方,还有另一棵秀丽的喜树,好像婆婆村里祠堂旁的那两棵喜树穿越而来。我搬到这个小区快十年了,平时匆匆忙忙,进出皆低头深思,没有

●网络新词语

中国人能飞

孟敬皓

“中国人能飞”这一火遍全网的热梗,最早源于说唱歌手揽佬(本名陈序垵)的一首即兴创作,副歌中反复传唱的“中国人能飞,黄皮肤才对,讲中文才飞,中国就是美”,凭借洗脑的旋律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。后来,这首歌被《国防时报》用为展现中国国防和航天实力的视频背景音乐。之后网友们自发开启了海量二创:各类影视剧中腾空起飞的镜头被配上这段背景音乐,各地文旅账号也纷纷用它做趣味内容,甚至明星双脚离地的抓拍画面,也会被网友配上这段音乐玩梗调侃。

几年前,我的一位年轻朋友毅然辞去她那份薪金稳定、令人羡慕的工作,开始了艰苦的创业。在她的所获成就已令人瞩目的今天,我想起的,仍是创业之初的那张圆桌。

她是从寻找合作伙伴开始的,她没有在熟人中寻,而是在陌生人中寻,通过公开培训的方式招聘挑选。陌生人之间当然有一个建立相互信任的过程,因此培训班的第一课,就显得相当关键。

我应邀担任了第一课的老师。那天,不知

一棵叫喜的树

荷华

闲暇抬头张望,居然忽略了这两棵喜树,念及此,心中懊恼遗憾顿生。我蹲在草丛里,想寻找几颗遗落的喜树果,好像这样费劲寻找,才能补偿对它的亏欠。

给喜树取名的人该是多爱它,才会一见它就心生欢喜,将美好的名字赐予它。就像喜鹊和乌鸦,同样的黑色鸟儿,人们将“喜”字给予喜鹊,给它明目张胆的偏爱,而将乌鸦视作不祥和邪恶,从骨子里嫌弃厌恶它。传说因喜鹊喜欢歇在它的树枝上,所以才叫它喜树,不管传说是否真实,但人们喜爱它,赋予它吉祥的寓意,绝对是确凿无疑的。

喜树其实名字很多。在清代道光年间出版的,著名植物学家吴其濬撰写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中,它被称为早莲木,它的果实换个角度看,像层层打开花瓣的莲花。更早的记载还有千丈树、水桐树、水栗、土八角等十几个名字。喜树与珙桐同属蓝果树科,蓝果树科的植物大多是稀罕物种,下面仅有喜树属、珙桐属、蓝果树属,三个属别。喜树理所当然是喜树属,就像珙桐是珙桐属一样,都是其所属类别里的一根独苗。

喜树高高大大,挺直胸膛,昂扬向上,一副喜气洋洋的模样。喜树是中国特有的多年生落叶乔木,它喜欢阳光,喜欢温暖湿润,只生长在长江流域及贵州、四川等南方各省。因为它讨喜的名字,南方的人们喜欢在庭院、门口种植,寓意开门见喜、家宅有喜,一般会种上两棵,寄托双喜临门的希冀。喜树在烈日炎炎的七月开花,一个个白色的小绒球,在碧绿宽大的叶片之间闪烁,显得洁净素雅。喜树真是绝顶聪明,它白色的花太小,怕不能

我认识一个朋友,人生经历格外丰富:他干过导游,当过记者,经营过超市,开过书店,如今又把自媒体打理得风生水起。

我们都觉得他爱折腾,可他却说自己是在创造自己。他说,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试着发现自己、改变自己,“我不一样,我更愿意去创造自己。每换一份职业,我都觉得是全新的开

招蜂引蝶,便将朵朵小花聚集成球,呈放射状四散开来,让每一朵小花都展示风采,让每一朵小花都得到蜂蝶的爱抚。球形的喜树果初时青绿,成熟后变成褐色,挂在枝头,随风轻摇,诉说着岁月。朋友说喜树果嫩绿色时,可以食用,凉拌清炒煨汤皆可,他吃过喜树果炒鸡丁,别具风味。可惜我未曾品尝过,我只喝过喜树果茶。喜树果实成熟后呈金黄色,蒴果晒干后变成棕褐色,像一颗颗长条的葵花子,可与金银花泡水熬煮,能清热解毒。秋风萧瑟的时候,喜树籽会随风飘落,儿时和伙伴们嬉戏奔跑,企图抓住飘飞的喜树籽,那场景丝毫不会让人悲秋,反而感觉漫天喜气飘扬。

喜树在中医里可是个宝藏,古籍里的记载,把它的好处说得明白。《本草纲目拾遗》里说:“喜树果,行气散结,化痰解毒。”《南方草药志》里也说:“喜树果入药,调气血,止肿痛。”各种中药方剂层出不穷。随着人们对它价值的不断发掘,过度索取让野生喜树遭遇生存危机。1999年国家将它列入重点保护野生植物。即使如此,喜树也没有悲伤,它努力地生长繁衍,努力摆脱濒危的风险。

我在喜树下坐了良久,仰头看着喜树,心里渐渐平静下来,困扰多日的烦忧随风飘散。一棵叫喜的树,一定是没有悲伤;一棵叫喜的树,一定是慈悲满怀;一棵叫喜的树,一定是充满希望。我是被喜树果砸中的幸运儿,喜事就要降临,希望就在前头。

我望着喜树幻想着。如果我有一个小院,我不会在窗棂上贴喜字,也不会木门上描喜鹊,只在院中种植一棵喜树。不,种植两棵喜树,让双喜临门,若飞来一只喜鹊停在树梢,更是喜上加喜。我会每天站在窗前或倚在门边,长久凝视两棵挺拔的喜树,它的喜悦躲不开我的眼睛,我的喜悦亦逃不过它的凝视,我们一起欢喜度过漫漫岁月。

始,就像破土而出的新芽,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模样。”

我想,朋友的这种“创造自己”的姿态,恰恰回应了大众对“成功”的另一种理解:他从不把身份钉死在某个头衔或岗位上,也不用外界的标准丈量自己的价值。每一次从容转身,都是一次亲手重塑自己的过程。

子,人不断增多,圆桌的规模不断扩大,到下课清点人数时,到场人数已然近乎翻倍。然而,少的时候并不觉得缺少,多的时候也并不觉得多余,自始至终的座无虚席、济济一堂,第一课很成功。

之后我时而听她有捷报传来,对其具体细节却知之不多。但我总相信她的成功与那永远的圆桌效应有关。她那里永远不会因为少了谁而出现空缺,新来的每一个人又都能立即平等融入。圆桌的规模大小可以时常调整改变,但她保证了它是永远的圆桌。

品读著名学者、诗人吴玉如(1898—1982)的诗词,可以领略他颇多吟咏“雨”的诗词佳句。

吴玉如诗词中的“雨”,有温润绵绵的细雨,也有猛烈的倾盆大雨;有雷雨、烟雨,也有冷雨;有夜雨,也有晴日之中的雷阵雨;有春雨,有夏雨,也有秋雨。

这些关于“雨”的诗词,吴玉如或在雨中书写,或吟咏于雨后,也有的写在大雨降临之前。如在雨中写出的七古《寄内》:“大雨山中走云狗,小雨冷冷碎击缶。晓看不厌夜可听,何暇书问屋漏久。……雨洗我心百无碍,堆床叠架书湿否。”而七律《春夜雨过写怀》写在雨后:“闲庭雨过弥春气,暖逼轩窗夜色开。天外云峰蔽星斗,树头月片出楼台。”七律《江上欲雨》写在雨前:“矗突南山峰不见,半江云黑欲沉天。乘风逆水驰帆急,避雨前湾疾桨颠。日午真疑时已暮,夜深应觉浪如烟。乾坤是景非常态,莫信山河瞬变迁。”可见,吴玉如在雨中、雨后和雨前三种时态以及不同场景写雨,其景其情和诗的意境各不相同,诗情画意非同一般。

在关于“雨”的诗篇中,吴玉如通过描述雨的形态,表达自己的心境,写出许多耐人寻味的诗句。如在《冥嘿》中写“细雨闭门人独坐,穷愁捶句语偏工”;《写怀》中写“落花微雨春过半,残墨清诗乐有余”;《寂寞》中有“石径宿雨脉余润,苔到初晴绿崭新”;《喜雨》中有“缀雨叶如珠霰集,没山云似浪花喷”;《雷雨》中有“晓雾浓移山景去,松涛怒挟雨声来”;《口号》中则有“出门一霎雨倾盆,如此天时不可论”;《即事慰宇涵疾》中有“晴日震雷天变亟,雨昏倾注夜凉升”。他在《迷离》这首诗中写道:“迷离烟雨近秋天,何事中怀总未捐。”这些“雨”的诗句,无不灵动鲜活,又都意蕴深邃,集艺术性与思想性于一体,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。

吴玉如的词中多有雨的妙语佳句。如《虞美人》中“世间哀乐畴能赋,一夜红楼雨”;《南乡一剪梅》中“风雨逼瑶阶,紫燕呢喃傍镜台”;《浪淘沙》中“冥色酝轻秋,凉雨楼头,眼波稳媚鬓唇收”。他还在《意难忘·寄林宰平》这首词中写道:“蝉噪风轻,趁斜风细雨,柳媚荷香,高城松影暗,敲磬钓丝长。”这些“雨”之词句,清气盎然,动感十足,美中见奇,由此可见

吴玉如对雨观察之细致,理解和感悟之深刻。

佳作因雨生,雨声藏诗心。吴玉如留下的吟咏“雨”的诗词,为读者认识雨、理解雨提供了生动“标本”。

启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吴玉如诗词『雨』纷纷

旭文

